

咳餘丛考

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十九

陽湖 趙翼 耘菘

女媧或以爲婦人

司馬貞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古無文字但以音呼後人因音而傳以字適得此女媧二字初非以其爲婦人而加此號也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於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但係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後人因女媧之名遂有以爲婦人者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兩

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
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充又云今俗
圖女媧多爲婦人之象則女媧之訛爲婦人其來久矣
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
其比程伊川易傳於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
氏是也則伊川亦以女媧爲婦人

煉石補天

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司馬貞三皇本紀皆謂女媧氏煉
石補天其說本於列子及淮南子謂女媧煉五色石以
補天語極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爲天非玉
石之類豈石所能補且女媧雖長豈能及天不能及天

又安有階級可上此則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煩辨駁
須得其訛傳附會之由乃爲篤論耳陸深以爲古時生
民甚樸茹毛飲血未能盡火之用女媧氏煉五色石以
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補天之所不及後世焚
膏繼晷爨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說稍近理然直以爲上
古未有火至女媧始取火於石矣此以之屬燧人氏可
也而何以屬之女媧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鄉黃芷
御進士謂五金有青黃赤白黑五色而皆生於石中草
昧初開莫能識別女媧氏始識之而以火煅煉而出其
後器用泉貨無一不需於此實所以補天事之缺故云
煉石補天也此論雖創而甚確

蚩尤爲黃帝相

國策蘇秦謂秦王曰昔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記黃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帝乃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是古來皆以蚩尤爲黃帝所誅也然管子四時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遂置以爲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於天道故使爲當時註云知天時之所當也則蚩尤又嘗爲黃帝相矣韓非子十過篇及王充論衡亦云黃帝合鬼神於泰山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而周禮表祭貉鄭康成云祭黃帝蚩尤又漢書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蓋亦以蚩尤始作兵而爲黃帝臣故同祀之也豈此蚩尤別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

陰陽造兵器被擒後黃帝仍赦而用之而史遷所紀多
一殺字耶吳仁傑辨漢書祠黃帝蚩尤句謂乃是祭蚩
尤旗之星耳蚩尤已爲黃帝擒殺何得旣祠黃帝又祭
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與黃帝戰而不知黃帝之相有
蚩尤也況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實始造
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謂是星非人豈此星自謂人
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
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
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

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則原自言布精靈以求感格而尙未應故姊嬃爲我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二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

會舜事甚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
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
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
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
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不返道死
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
夫人遂爲堯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師之說蓋本於
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
也郭璞引河圖玉版亦同此說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

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爲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
爲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
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
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
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
不相合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則訛三妃爲二妃已久矣

古來惟郭景純識

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爲女神故特辨
之

隸書不始於程邈

書斷云秦下邳人程邈字元岑爲縣吏以罪下雲陽獄
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得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

之用爲御史時以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
務趨便捷故曰隸書是以古來皆以隸書爲邈所作然
封氏聞見記謂酈道元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
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
三字是古篆餘同今書則知隸書非始於秦也封氏又
謂此書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
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修改而獻非創造也然則隸書
非起於邈矣又按許氏說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
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云云似隸書亦李斯
所作其下文又謂新莽改定六書一古文二奇字其三
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即秦隸書云云是許氏於隸書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爲邈作

造筆不始於蒙恬

馮鑑事始載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學齋佔俾謂恬乃秦人而詩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尙矣孫臏誘龐涓斫大樹白而書之當亦椽筆蘸墨所書若用刀刻昏夜豈能辨識乎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莊子書

中有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舐筆和墨之語則以毫染墨明矣莊子在恬之先則非造於恬明矣韓非子飾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語韓非亦先於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毫竹管也則筆不始於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於前人遂獨擅其名耳至蔡倫造紙亦有疑其不始於倫者謂倫乃後漢人而前漢外戚傳赫蹏書注謂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字已見於前漢矣然後漢書蔡倫傳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不便於人蔡倫乃用樹膚麻頭及敝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則古時本以縑帛爲紙前漢書所謂赫蹏小紙蓋亦

縑帛所成而非樹膚麻頭所造也然則造紙實始于倫
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筆也王充論衡云竹木在山林未
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斷
木爲槧枿之爲板乃加刮削乃成奏牘按王充與蔡邕
同時已在倫之後其時尚多用簡牘可知蔡倫所造流
布尚未廣也按古時漆書本用竹筆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筆字本
從竹今外番亦尚有有用之者平西陲時文書檄諭外夷須用唐
古特字無能書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軍機處繕寫余見
其所用筆正與木工之竹筆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筆也

左右袒不始於周勃

史記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此事
實有所本按儀禮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
制也左傳吳闔廬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問欲與

楚者右欲與吳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

亦見說苑善說篇

戰國

策齊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欲東家食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美也史記周赧王三十六年齊淖齒殺湣王王孫賈入市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又漢書陳勝起兵令其衆袒右以示異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晉書淮南王允欲誅趙王倫率帳下兵直出曰趙王反佐淮南者左袒於是左袒者甚衆梁平侯景羣臣多勸元帝還都建業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此又後世之踵事者

牛耕不始於趙過

鄭樵通志謂牛耕起於趙過。古者惟以牛服車，不用於耕。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乘馬。」詩曰：「宛彼牽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車爲言。否則用以祭祀。周禮：「牛人之職，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車之牛而已。」否則如田單之縱火，齊王之釁鐘而已。未聞以牛耕也。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蓋三代以上，皆兩人併力，發一耜，不聞用牛耕也。宋景文筆記亦云：「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而以王弼傳易所云牛稼穡之資者爲不知。漢以前無牛耕之事。獨王伯厚困學紀聞則以爲牛耕不始於趙過，而引冉伯牛。」

名耕之說以証之若三代不用牛耕則冉子何以名耕
字伯牛也此論甚確不特此也韓非子外儲篇少室周
與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勝又史記司馬牛亦名耕字
子牛家語并云司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則尤是
牛耕之明証蓋古時原有人耕牛耕二法國語耕籍之
制王耕一壝韋昭註一耜之壝也王無耦以一耜耜左
傳三五耦杜預註亦云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
三人共墾傷晉室也此則人耕之說也月令耕籍之制
天子三推若人耕則安用推此則牛耕之說也管子形
勢篇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此尙未指明人耕牛耕
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縱僞書然史記